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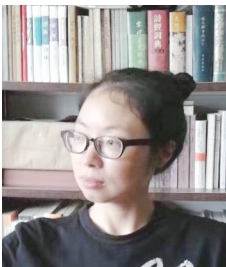
物语星思 罗光成专栏



罗光成

罗光成，中国作协会员、安徽省作协理事、南陵县文联主席。作品见《人民文学》《小说选刊》《散文百家》《雨花》《人民日报》等。出版专著多部。入围第六届鲁迅文学奖。

烟霞网讯 寇研专栏



寇研

寇研，作家，出版《思奔》《大唐孔雀》《上官婉儿和她的大唐》等作品多部。

红楼槐梦 纪永贵专栏



纪永贵

纪永贵，笔名槐下牵牛郎，文学博士，池州学院教授，安徽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。业余爱好旧诗、书法与垂钓。

十二月的一个周末，因为房产公司催着交房款，便叫爱人找出一些证簿，户口本、身份证、教师资格证，还有结婚证，这都是去银行办按揭必须提供的。

拿起结婚证。瞟一眼大红塑料的封面，正准备放到一边，潜意识推着我翻开了扉页。这一翻开，便定格了我的目光。

这是一张两寸横式的黑白半身照片。由于没加护理，有的地方已呈出些许斑纹。记忆中很长一段时间，这张照片我都没什么特别的喜欢。相反，甚至有些不好意思。你看，照片上的我，穿着淡蓝色玻璃丝的衬衫，当然黑白照片上显出的是灰白色，脸有些清瘦，自我感觉实在说不上有多少风度；照片上的她则更日常，白底蓝花的褂子，在黑白的照片上同样只是一片灰朦，冲头冲脑的学生头，嘴唇抿得十分幼稚。我的左手有些生涩地搭在她的左肩，她的头则有些倾向右边我的左肩。这应该是1984年9月，距我们结婚，尚有整整四年。

1984年，我与还是女友的爱人，在两

过去是美丽的

座城市读师范二年级。九月，又一新的学期开始的时候，我们提着行李，在县城车站相遇（说不清是相约还是偶遇了）。也记不清什么缘由，也记不清怎样就有了这样的主意：我们趁等车的空隙，来到县城十字街国营东风照相馆。不会忘记的是，在照相馆二楼摄影室里，紧张的心像战鼓咚咚，季节加上惊慌，满脑满脸汗如雨淋。先是笔挺而机械地坐在凳上，摄影师几次掀开搭在相机上的黑帘，从相机后走出，将女友的头摁向我这边，将我的手搭放在女友的肩上……一星期后，照片被挂号寄到学校，我躲在寝室看了很久，然后夹进了日记本——我是学生宣传部长，当时禁止学生恋爱，我当然不能以此示人。

而时隔三十多年，再看这张照片，难言的亲切如山间清泉汨汨涌流。那光洁的额，是如此地青春，青春得看不见一丝岁月的风尘；那纯朗的目光，是如此的清澈，流露出中流击水的豪情。怎么看怎么活力四射，怎么看怎么纯洁如梦。遥想那

时，心胸是多么远大，不像现在似乎洞穿了前程的一切而随波逐流；心气是多么高傲，不像现在似乎透析了现实的纷乱而自我糊涂。这张三十年前的照片，闪耀着不可言说的过去的美丽——青春、志向、气度、岁月的美丽！在这过去的美丽面前，我麻痹的思想逐渐激活，我沉寂的心灵开始苏醒，我远逝的志向开始重新发芽，我逃遁的意志开始再次拔节……人，就应该按社会需要，扮好自己的角色；人，更应找准自我位置，以特立独行的人格去影响他人——而这，才是更具人生意义和生命价值的！

感谢你，开发商，是你催交房款使我翻开了几乎不动的结婚证；感谢你，这张三十年前的照片，使我看到了过去的韶华，并开始警醒——青春可以不再，但志向不可消陨！一个人，只有胸怀志向，只有坚持目标，只有勇往进取，才可以永远拥有青春——事业的青春，拥有美丽——成功的美丽。

神龙政变

女皇活着，仗着专宠，武三思和张氏兄弟不是没有投机取胜的可能。可是现在，女皇快死了……

婉儿看得清楚。她知道太平公主也看得清楚。两人一拍即合，成为神龙政变的内应，接应外臣入宫。

政变按部就班地进行着，局面皆在掌控中。不多时，张柬之一千人等潜入寝殿。武则天知大势已去，倒也从容。即使在自己倒台的时刻，一代女皇也自有威严。

上官婉儿是否在政变现场，史书未着一字。但应能想来，整个政变过程中，上官婉儿肯定一直是在场的，在暗处，在背景里，指挥宫女的行动，密切关注政变动向。又若，此时婉儿真的在现场，女皇又会怎样质问她呢？

但想来两人都不会言语，又或说千言万语，岁月的千军万马，都静默地横亘在两人平静亦遥远的对视中。

仪凤元年，十三岁的上官婉儿进入禁中，服务于武则天，她的灭族仇人，她的伯乐。时光流逝，足足三十年过去。从见天后庸知非福的那一刻，上官婉儿

辅佐武则天，灭掉太子人选，流放中宗，软禁睿宗，掀开酷吏政治，以太后身份临朝称制，绞杀李唐宗室，终，登顶皇帝宝座。从见天后庸知非福的那一刻，上官婉儿见证了武则天，睿智与残暴，欣赏与压制，铁腕与偶尔流露的温情，知遇之恩与终生铭记的黥刑，金简祈福中难得的谦卑与协调李武两家关系的种种幼稚举动，终，至武周最后的覆灭……

岁月流转中，从相看相惜，到互相成就，到生命末期无情的抛弃，无论武则天还是上官婉儿，自当明白：优胜劣汰，此乃政治丛林的第一法则。

上官婉儿所为，一如武则天自己，关键时刻，抛掷不再对自己有用的东西。若说上官婉儿从武则天身上学到的，最铁血也最有用的知识，那就是：可以让人生让人死让人高尚让人低贱的，是至虚幻至真实至冷酷至火热至实用又至飘忽不稳的，是人类从“社会”这一概念诞生起就主宰着人性的，权力！

上官婉儿的目光里，没有一丝羞惭，只有无惧和冷傲，在在都写着：天后，您，过时了！

程前脂后

有脂本、脂批与脂砚斋的任何踪影，他因此认为，脂本不是什么“原本”，而是1927年之后，某些人为了证实胡适《红楼梦考证》中的相关结论而特意伪造出来的，根本不是什么古抄本，所以附着其上的批语也都不可信。这些脂批有的引自清朝名家评点本，有的是1911年上海“有正本”出版时由出版社登报征集而来，有的纯粹伪造。历史上也根本没有“脂砚斋”这个人，所以由他透露的关于作者与创作的信息都是不可靠的。也就是说，脂本是后出的，程甲本才是《红楼梦》唯一的原本。

此论一出，不亚于一枚炸弹，炸伤了别人，也炸伤了他自己。他原是江苏省社科院的研究员，因此承受了巨大压力，开始辗转于福建师范大学、山西大学等高校以谋生。当时，著名红学家蔡义江发表标志性论文《程前脂后》：〈史记〉抄袭〈汉书〉之类的奇谈——评欧阳健脂本作伪说〉。从此，“程前脂后”与“脂前程后”的观点形成对立，主流研

究者也必须进行学术站队，否定脂本的观点在红学界几乎被打倒，研究所与大学的学者，甚至研究生，再已无人敢于接受和同情欧阳健的观点。在学术界，他显得非常孤独。

2006年，“红学狂人”陈林的专著《破译红楼时间密码》出版，他认为曹頔才是《红楼梦》的作者，同时他接受了欧阳健的观点，并继续向前推进。他逐字逐句地对比了脂本“庚辰本”与“程甲本”的文本，发现庚辰本全部抄自程甲本，而且还经常有跳行抄错的地方，一目了然。他经过笔迹鉴定和详细考证认为，脂本都是文物专家陶湘、董康等人伪造出来以图高价贩卖的假古董。

不过，对于读者来说，脂本的真与假对阅读文本的影响不大，但我们手头的所有“杂烩本”里都已掺和了脂本的无数细节，真真假假，令人莫衷一是，无可如何也。

诗曰：

莫问红楼真与假，又逢隔代假和真。纷纷唱罢重登场，你我成梦梦里人。